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八十一回 盜御冠交托丁兆蕙 攔相轎出首馬朝賢

且說黑妖狐來到皇城，用如意繖越過皇牆，已到內圍，他便施展生平武藝，走壁飛簷。此非尋常房舍牆垣可比：牆呢是高的，房子是大的，到處一層層皆是殿閣琉璃瓦蓋成，腳下是滑的，並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，要略有響動，那是玩的嗎？好智化！輕移健步，躍脊竄房，所過處皆留暗記，以便歸路熟識。「嗖」、「嗖」、「嗖」一直來到四值庫的後坡，數了數瓦壠，便將瓦揭開，按次序排好，把灰土扒在一邊。到了錫被四週，用利刃劃腳望板，也是照舊排好，早已露出了椽子來。又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，斜岔兒鋸了兩根，將鋸收起。用如意綜上的如意鉤搭住，手握絲縑，剛倒了兩三把，到了天花板，揭起一塊，順流而下，腳踏實地，用腳尖滑步而行，惟恐看出腳印兒來。

剛要動手，只見牆那邊牆頭露出燈光，跳下人來道：「在這裡。有了。」智爺暗說：「不好！」急奔前面坎牆，貼伏身體，留神細聽。外邊卻又說道：「有了三個了。」智化暗道：「這是找什麼呢？」忽又聽說道：「六個都有了。」復又上了牆頭，越牆去了。原來是隔壁值宿之人，大家擲骰子，耍急了，隔牆兒把骰子扔過來了。後來說合了，大家圓場兒，故此打了燈籠，跳過牆來找。「有了三個」又「六個都有了」，說的是骰子。

且言智爺見那人上牆過去了，方引著火扇一照，見一溜朱紅格子上面有門兒，俱各黏貼封皮，鎖著鍍金鎖頭。每門上俱有號頭，寫著「天字一號」，就是九龍冠。即伸手掏出一個小皮壺兒，裡面盛著燒酒，將封皮印濕了，慢慢揭下。又摸鎖頭兒，鎖門是個工字兒的，即從囊中掏出皮鑰匙，將鎖輕輕開開，輕啟朱門，見有黃包袱包定冠盒，上面還有象牙牌子，寫著「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頂」，並有「臣某跪進」，也不細看。智爺兢兢業業請出，將包袱挽手打開，把盒子頂在頭上，兩邊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，繫了個結實。然後將朱門閉好，上了鎖。恐有手印，又用袖子擦擦。回手百寶囊中掏出個油紙包兒，裡面是漿糊，仍把封皮黏妥。用手按按，復用火扇照了一照，再無形跡。腳下卻又滑了幾步，彌縫腳蹤，方攏了如意繖，倒爬而上。到了天花板上，單手攏繖，腳下絆住，探身將天花板放下安穩。翻身上了後坡，立住腳步，將如意繖收起。安放斜岔兒椽子，抹了油膩子，絲毫不錯。搭瞭望板，蓋上錫被，將灰土俱各按攏堆好，挨次兒穩了瓦。又從懷中掏出小笤帚掃了一掃灰土，紋絲兒也是不露。收拾已畢，離了四值庫，按舊路歸來，到處取了暗記兒。此時已五鼓天了。

他只顧在這裡盜冠，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，心內胡思亂想。由三更盼到四更，四更盼到五更，盼的老眼欲穿。好容易，見那邊影影綽綽似有人影。忽聽鑼聲震耳，偏偏的巡更的來了。裴福嚇的膽裂魂飛。只見那邊黑影一蹲，卻不動了。巡更的問道：「那是什麼人？」裴福忙插口道：「那是俺的兒子出恭呢。你老歇歇去罷。」更夫道：「巡邏要緊，不得工夫。」「當」「當」「當」打著五更，往北去了。裴福趕上一步，智爺過來道：「巧極了。巡更的又來了，險些兒誤了大事。」說罷，急急解下冠盒。裴福將席簾子底履兒揭開，智化安放妥當，蓋好了履子。自己脫了夜行衣，包裹好了，收藏起來，上面用棉被褥蓋嚴。此時英姐尚在睡熟未醒。裴福悄悄問道：「如何盜冠？」智化一一說了。把個裴福嚇的半天做聲不得。智爺道：「功已成了，你老人家該裝病了。」

到了天明，王頭兒來時，智化假意悲啼，說：「俺爹昨晚偶然得病，鬧了一夜，不省人事。俺只得急急回去。」王頭兒無奈，只得由他。英姐不知就裡，只當他祖父是真病呢，他卻當真哭起來了。智爺推著車子，英姐跟步而行，哭哭啼啼。一路上有知道他們是逃荒的，無不嗟歎。出了城門，到了無人之處，智化將裴福喚起，把英姐抱上車去，背起繩絆，急急趕路。離了河南，到了長江，乘上船，一帆風順。

一日來到鎮江口，正要換船之時，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，卻是兆蘭兆蕙艾虎，彼此見了。俱備歡喜。連忙將小車搭跳上船，智爺等也上了大船。到了艙中，換了衣服，大家就座。雙俠便問：「事體如何？」智爺說明原委，甚是暢快。

趁著順風，一日到了本府，在停泊之處下船，自有莊丁伴當接待，推小車。一同進莊，來至待客廳，將席簾搭下來，安放妥當。自然是飲酒接風。智化又問丁二爺如何將冠送去。兆蕙道：「小弟已備下錢糧筐了，一頭是冠，一頭是香燭錢糧，又潔淨，又靈便。就說奉母命天竺進香，兄長以為何如？」智爺道：「好！但不知在何處居住？」二爺道：「現有周老幾名叫周增，他就在天竺開設茶樓，小弟素來與他熟識，且待他有好處。他那裡樓上極其幽雅，頗可安身。」智爺聽了，甚為放心。

飲酒吃飯之後，到了夜靜更深，左右無人，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供上。大家打開，瞻仰了瞻仰。此冠乃赤金累龍，明珠鑲嵌。上面有九條金龍，前後臥龍，左右行龍，頂上有四條攬尾龍，捧著一個團龍。周圍珍珠不記其數，單有九顆大珠，晶瑩煥發，光芒四射。再襯著赤金明亮，閃閃灼灼，令人不能注目。大家無不贊揚，真乃稀奇之寶。好好包裹，放在錢糧筐內，遮蓋嚴密。到了五鼓，丁二爺帶了伴當，離了菜花村，竟奔中天竺而去。

遲不幾時回來，大家迎到廳上，細問其詳。丁二爺道：「到了中天竺，就在周老茶樓居住。白日進了香，到了晚間，托言身體困乏，早早上樓安歇。周老惟恐驚醒於我，再也不敢上樓。因此趁空兒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，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坐。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格扇的後面，仍然放下黃緞佛簾，人人不能理會。安放妥當，回到周家樓上，已交五鼓，我便假裝起病來，叫伴當收拾起身。周老那裡肯放，務必趕作羹湯暖酒。他又拿出四百兩銀子來要歸還原銀，我也沒要，急急的趕回來了。」大家聽了，歡喜非常。惟有智爺瞅著艾虎一語不發。

但見小爺從從容容道：「丁二叔既將寶冠放妥，姪兒就該起身了。」兆蘭兆蕙聽了此言，倒替艾虎為難，也就一語不發。只聽智化道：「艾虎呀，我的兒，此事全為忠臣義士起見，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，好容易將此事作成。你若到了東京，口齒中稍有含糊，不但前功盡棄，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。」丁氏兄弟極口答道：「智大哥此話是極，賢姪你要斟酌。」艾虎道：「師父與二位叔父但請放心。小姪此去，此頭可斷，此志不能回！此事再無不成之理。」智爺道：「但願你如此。這有書信一封你拿去，找著你白五叔，自有安置照應。」小俠接了書信，揣在裡衣之內，提了包裹，拜別智爺與丁大爺丁二爺。他三人見他小小孩童幹此關係重大之事，又是耽心，又是愛惜，不由的送出莊處。艾虎道：「師父與二位叔父不必遠送，艾虎就此拜別了。」智化又囑咐道：「金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格扇的後面，要記明瞭！」艾虎答應，背上包裹，頭也不回，揚長去了。請看艾虎如此的光景，豈是□五歲的小兒，差不多有年紀的也就甘拜下風。他人兒雖小，膽子極大，而且機變謀略俱有。這正是「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活百歲」。

這艾虎在路行程，不過是饑餐渴飲。一日來到開封府，進了城門，且不去找白玉堂，他卻先奔開封府署，要瞧瞧是什麼樣兒。不想剛到街兒前，只見那邊喝道之聲，攆逐閒人，說：「太師來了。」艾虎暗道：「巧咧！我何不迎將上去呢？」趁著忙亂之際，見頭踏已過，大轎看看切近。他卻從人叢中鑽出來，迎轎跪倒，日呼：「冤枉呀！相爺，冤枉！」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，攔轎鳴冤，吩咐帶進衙門。左右答應一聲，上來了四名差役，將艾虎攏住，道：「你這小孩子淘氣的很，開封府也是你戲耍的麼？」艾虎道：「眾位別說這個話。我不是玩來了，我真要告狀。」張龍上前道：「不要驚嚇於他。」問艾虎道：「你姓什麼？今年多大了？」艾虎一一說了。張龍道：「你狀告何人？為著何事？」艾虎道：「大叔，你老不必深問。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，我自回稟。」張龍聽了此言，暗道：「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。」

忽聽裡面傳出話來：「帶那小孩子。」張龍道：「快些走吧。相爺升了堂了。」艾虎隨著張龍，到了角門，報了門，將他帶至丹墀上，當堂跪倒。艾虎偷偷在上觀瞧，見包公端然正坐，不怒自威，兩旁羅列行役甚是嚴肅，真如森羅殿一般。只聽包公問道：「那小孩子姓甚名誰？狀告何人？訴上來。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名叫艾虎，今年□五歲，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。」包公聽說馬強的家奴，便問道：「你到此何事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特為出首一件事。小人卻不知道什麼叫出首。只因這宗事，小人知情。聽見人說：

忽聽裡面傳出話來：「帶那小孩子。」張龍道：「快些走吧。相爺升了堂了。」艾虎隨著張龍，到了角門，報了門，將他帶至丹墀上，當堂跪倒。艾虎偷偷在上觀瞧，見包公端然正坐，不怒自威，兩旁羅列行役甚是嚴肅，真如森羅殿一般。只聽包公問道：「那小孩子姓甚名誰？狀告何人？訴上來。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名叫艾虎，今年□五歲，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。」包公聽說馬強的家奴，便問道：「你到此何事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特為出首一件事。小人卻不知道什麼叫出首。只因這宗事，小人知情。聽見人說：

『知情不舉，罪加一等』。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言語一聲兒，就完了小人的事了。」包公道：「慢慢講來。」艾虎道：「只因三年前，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……」包公道：「你家太老爺是誰？」艾虎伸出四指道：「就是四指庫的馬朝賢。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。」包公聽了，暗想道：「必是四指庫總管馬朝賢了。小孩子不懂得四指，拿著當了四指了。」又問道：「告假還鄉，怎麼樣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的太老爺坐著轎到了家中，抬到大廳之上，下了轎，就叫左右迴避了。那時小人跟著員外，以為是個小孩子，卻不忌諱。只見我們太老爺從轎內捧出一個黃龍包袱來，對著小人的員外悄悄說道：『這是聖上的九龍冠，咱家順便帶來。你好好的供在佛樓之上。將來襄陽王爺舉事，就把此冠呈獻，千萬不可洩露。』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，叫小人托著。小人端著沉甸甸的，跟著員外，上了佛樓。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格扇後面了。」包公聽了暗暗吃驚，連兩旁的衙役無不駭然。

只聽包公問道：「後來便怎麼樣？」艾虎道：「後來也不怎麼樣。到一來二去，我也大些了，常聽見人說：『知情不舉，罪加一等。』小人也不理會。後來又有人知道了，卻向小人打聽，小人也就告訴他們。他們都說：『沒事便罷，若有了事，你就是知情不舉。』到了新近，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，就有人合小人說：『你提防著吧！員外這一到京，若把三年前的事兒說出來，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。』小人聽了害怕。比不得三年前，人事不知天日不懂的，如今也覺明白些了，越想越不是玩的。因此小人趕到京中，小人卻不是出首，只是把此事說明了，就與小人不相干了。」

包公聽畢，忖度了一番，猛然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我罵你這狗才！你受了何人主使，竟敢在本閣跟前陷害朝中總管與你家主人？是何道理？還不與我從實招上來！」左右齊聲吆喝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！」

未知艾虎如何答對，下回分解。